

## 恩师送我两本书

◇ 刘杰

我家书架上有一本文化艺术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的《红楼梦》，还有一本《冯峰鸣探索〈红楼梦〉：宝黛钗恋情内幕》，都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高家星送给我的，我一直视若珍宝。说起这两本书，还有一段特别的经历。

几年前，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时，领导安排我采访一位读书模范人物。领导把联系方式发给我后，我发现采访对象竟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。我十分激动，当即给高老师打了电话。

第二天，我带着相机来到县一中家属院，见到了阔别十多年的恩师。高老师虽已70岁，却依然精神矍铄、谈吐清晰。

老师书房中有4个书架，全都装得满满当当，多是文史哲方面的书。每本书都包了书皮，书中没有一个折页，有的纸张泛黄也没有破损，书脚也没有磨损。

执教期间，高老师买书、看书，从读书中获得乐趣，丰富学识，提高教学水平。退休后，他更是嗜书如命。老师爱读《红楼梦》《史记》，他有13个版本的《红楼梦》，互相比较着研读。像《资治通鉴》这样的大部头，没有一定古文功底和耐力的人很难读下去，高老师却能通读。有不懂的问题，高老师经常写信向在北师大任教的高唐老乡王富仁教授请教。

得知我也喜欢《红楼梦》，高老师送给我这两本书。我知道老师十分珍视这些书，连忙推让。老师和蔼地说：“这本《红楼梦》字大小，我看不了，这个版本较早，很有价值，你可以多读几遍。”随后他又指着另一本说：“这本通俗易懂，可以当作研究红学的入门书籍。”我接过书连连道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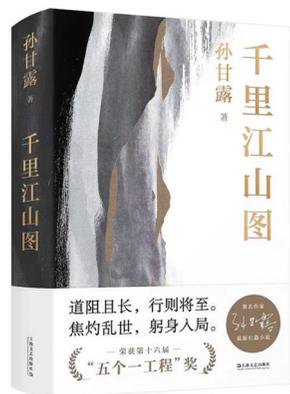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我写的文章《书痴高家星》发表在农民日报的《耕读传家》栏目，我拿

着报纸给老师送去，他很高兴，又嘱咐我坚持读书，有想读的书可以找他借。

老师送我的《红楼梦》是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袖珍丛书中的一本，扉页印着高老师的藏书章，内有32幅清代画家改琦所绘的红楼梦人物图，每个人都刻画得精妙传神。较为难得的是，这本书中还收录了高鹗、程伟元、胡适、陈独秀所作的序言，对研究《红楼梦》有很大帮助。

这本袖珍版的《红楼梦》我一直带在身边，时常拿出来读。后来又读了《〈红楼梦〉诗词曲赋评注》《蒋勋说〈红楼梦〉》等书，深入探索《红楼梦》的奥秘。

老师送的书一直陪伴着我，老师热爱读书的精神也感染着我。我一直记着恩师的教导：“活到老，学到老。坚持用阅读获取知识，陶冶情操、修身养性，拓展生命的广度和深度。”



### 《千里江山图》

作者：孙甘露  
出版社：上海文艺出版社

《千里江山图》以1933年设于上海的党中央机关的战略大转移为背景，描写了上海特别行动小组在实施“千里江山图计划”时克服各种困难，勇敢完成任务的故事。

该小说原汁原味地还原历史氛围，原原本本描述事件经过，故事情节铺陈奇崛，并夹杂了复杂的世态人情，使得这部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既真实传奇又对人物刻画精细，也做到了文学性与思想性的有机融合。

## 人与自然深情和鸣

——读《夏日木屋札记》

◇ 任蓉华

一个夏日，兼具作家、生物学家双重身份的妮娜·波顿，住进了一间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木屋。居于此，她读书、散步、观察、思考，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，并把见闻、感悟形诸笔端，结集成了《夏日木屋札记》。

该书由“小屋秘密初探”“门外翅声不停”“墙上的蚂蚁兵团”“海景阳台”“荒野的力量”“守护树”六辑组成。作者从身边的自然万物入手，用优美的语言记录奇妙变化，追溯生命起源，探究生活意义，富含哲思和趣味，展现了一幅人与自然深情和鸣的动人画卷。

书中通过种植真菌、放牧蚜虫、建造巢穴等一个个实例，佐证了蚂蚁社会在形式和种类上，足以与人类社会匹敌。当目睹一支庞大的蚂蚁军团不知

疲倦地前行时，作者感慨：“蚂蚁之间相互合作，不只是像忠诚的公民和姐妹，更像人体的细胞。”一个蚁群每天可能损失10%的居民，但这不会有什么影响，因为还有其他数十万只蚂蚁活着；与此同时，新的生命也在不断诞生，以维持群落的正常运行。反观人类，我们的身体不也是这样吗？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细胞不断死亡，而新的细胞也在不断形成，这与蚁群存在某种共通之处。

狐狸是小木屋的邻居和访客，在作者看来，它的“狡猾”凸显了一种桀骜不驯的精神。书中讲述了狐狸的生存智慧：“人类无数次的猎狐行动教会它们给自己的巢穴设置多个出口，以及通过走回头路或跳入水中来迷惑追捕者。”此外，人类的追捕还锻炼了它们寻找逃生路线的能力，从贫瘠的沙漠到高高的

山顶，如今世界上到处都有它们的踪迹。

在小木屋里，作者发现了不同气味背后的情感联结。数千年来，人们用花瓣、果皮、种子、叶子，甚至是树根和树皮制成了数不尽的香水。不过，当气味跨越物种界限时，对它的解读就会变得不一样。人们钟情于薰衣草的气味，是由于其会释放一种叫做萜烯的碳氢化合物，而扁虱、蛾子和跳蚤之所以厌恶薰衣草，也是因为这种物质。

万物有灵，人性向善。大自然的美好，不只在绝妙的景致，更在于深入其中，可探寻到灵魂归属。《夏日木屋札记》勾勒了一个与人类密切相关的自然界，呼吁人们放下浮躁心绪，深情凝视大自然，与不同物种平等对话，诠释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内涵。

## 直面孤独 不负余生

——读《一句顶一万句》有感

◇ 袁宝霞

最近，我读了刘震云的小说《一句顶一万句》，心情豁然开朗。

小说的前半部分写的是过去，主人公杨百顺（后改名杨摩西、吴摩西、罗长礼）命运多舛，离家出走后，杀过猪、染过布、种过菜、卖过馒头等，最后孤独无助的杨百顺把唯一“说得上话”的养女也弄丢了。为了寻找养女，他走出了延津。

小说的后半部分说的是现在，杨百顺养女巧玲（后改名为曹青娥）的儿子牛爱国，同样为了摆脱孤独，寻找“说得上话”的朋友，走出了延津。

小说的语句精练，大部分篇幅描写的是百姓生活，看似寻常，却于寻常处见不凡，字里行间折射出作者对人性的思考。

本书中最触动我的是序言中的一句话：“话，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，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。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颓废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，便如影随形地产生了。”在人生历程中，能找到“说得上话”且能温暖灵魂的人不容易。

茫茫人海中，熟悉的容颜成百上千，翻开手机通讯录，又有几个人可以随时去打扰？俗话说，良言一句三冬暖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如果遇到对的人，或许一句暖心的话语抵得上千言万语，生活中所有的不愉快就会烟消云散。我很庆幸有几个这样的朋友，让我感到自己没那么孤独。

可如果你没有知己，不是还有自己吗？敢于直面孤独，才能笑对人生，开

心过好每一天。

本书中触动我的还有一点，就是曹青娥临终前说的一段话：“我活了七十岁，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世上别的东西都能挑，就是日子没法挑。我还看穿一件事，过日子是过以后，不是过从前。”我觉得这是这部作品的点睛之笔。

日子我们没法挑，一年四季，我们只能顺其自然。从前的日子，无论悲喜都已过去，纠结也是枉然。只有珍惜今天，把握当下，才能更好地塑造未来。

这本书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执着和顽强，相信主人公最后一定会找到那个“说得上话”的人。直面孤独，不负余生，我们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

小说连载

## 布衣诗人谢榛

◇ 武俊岭

谢榛回到住处，带上自己的诗集、卢楠赋作，还有证词，走上大街。

谢榛慢慢地向官墙之东的工部所在地行走。他这次进京，虽然携带了一百多两银票，但却舍不得雇车。自幼走惯了路，谢榛的双腿十分有力。不一时，谢榛来到工部衙门门口。门口有两个看门的，站得直直的。他走上前去，说，我是严尚书的朋友，有要事求见。

一个看门人说，尚书一般不在白天见客。要找他，晚上去他府上吧。

你去通报，就说谢榛求见，看他见不见。谢榛有些恼火了。

看门人只好说，你在这里等着。

不一会儿，看门人小跑着过来，说，先生，大人有请，我在前面给你带路！

说几句话的时间，谢榛已是见到了严尚书。

谢榛闪着独目，见严尚书神清气爽，笑容可掬，便上前施礼，说草民谢榛见过尚书大人。

严讷说，谢先生请坐下，你我之间不必拘此虚礼。

谢榛坐下。

上茶！严讷的声音刚落，一个仆役便端着茶具进来，在谢榛、严讷面前放下茶杯。

谢榛喝一口，润润嗓子，便站了起来。严讷还以为他有什么请求呢，却听谢榛说，天乎冤哉，卢生也。及楠在而诸君子不以时白之，乃罔罔而从千古哀湘而吊贾乎？

严讷愣了，以为谢榛发了神经。在以前的交往中，严讷已是习惯了谢榛的疯傻，但还是有点惊异，便说，茂秦，有事好好说嘛！

(未完待续)